

中小學生故事金庫

中外影視故事

青山翠谷

■ 本書編委會



中小学生故事金库·中外影视故事

青山翠谷

《中外影视故事》编委会编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山翠谷/《中小学生故事金库》编委会编. —北京: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1995.8

(中小学生故事金库)

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

ISBN 7-80112-037-X/G·026

I. 青…

II. 中…

III. 影视—故事—作品集

IV. I20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2号 邮编:100006)

河北遵化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.125

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83千字 印数:0001—5000

(每套100本)总定价:350.00元

本书编委会

主 编：刘文武 蒋卫杰

编 委：叶文殊 刘叶青

邓先明 乔晓燕

陈凌智 曹振国

目 录

卖花姑娘	(1)
一江春水向东流	(4)
大河流淌	(12)
红粉	(15)
城南旧事	(21)
祝福	(27)
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	(35)
公民凯恩	(41)
青山翠谷	(51)
雾都孤儿	(60)
官方说法	(70)
表	(78)
克来默夫妇	(88)
飞越疯人院	(102)

卖花姑娘〔朝鲜〕

卖花姑娘花妮是贫农的女儿。八年前父亲累死在裴地主家。为抵债，未成年的哥哥哲勇又当了裴地主家长工，剩下她和妹妹顺姬，全靠母亲做零活勉强维持生活。这一天，正是哲勇当了八年长工期满之日，母亲背了一袋大米，给裴地主送去了最后一笔债，满心喜欢准备领儿子回家团聚。花妮和妹妹顺姬也来接日夜思念的哥哥回家。谁料想，地主为了不放走象牛一样壮实的哲勇，便节外生枝地在利息上要花招。正在母亲进去结帐的时刻，小顺姬因为肚子饿，看见地主家廊檐下晒着枣儿，便顺手拿了一颗吃了。地主婆正巧看见了，顿时连骂带打，推倒在地。顺姬翻身撞倒了正在熬山参的药罐，被烫瞎了眼睛。裴地主听见他的长生不老药山参酒泼了，既心痛又恼怒，立即提出要哲勇和母亲在他家干一辈子活来赔偿他的损失。哲勇咽不下这口气，一怒之下，踢倒了地主，放火烧了裴家的房子。结果哲勇被警察抓走，投入狱中。

漫长的六年过去了。虽然岁月流逝、季节转换，可花妮家的苦日子却一点没有好转。母亲长期受折磨，积劳成疾。此时，地主提出让花妮来顶替母亲。母亲说什么也不答应让女儿去当丫头；然而花妮心痛母亲，情愿替母亲去受苦。花妮在裴家当女佣，受尽了折磨和蹂躏。母亲的病越来越重，花妮为了给母亲请医买药，便决定白天干活，夜间卖花赚钱。

花妮每晚到游兴街去卖花，受到种种侮辱和欺凌。一天花妮正在卖花，被裴地主撞见了。他把花妮拐卖给了女工招收处。药店主见她实在可怜，就送了她一副药，让她早早回家。星夜，花妮手提药包，满腹心事地转回家去。等她煎好药，天已黎明。她正端药侍候母亲服用时，地主带着狗腿子和掳客闯了进来，要带走花妮。母亲听说花妮被卖，抱着女儿痛哭不止，死活不让女儿走。地主上前强行抢人，把她母亲踢昏在地。地主见势不妙，偷偷溜走了。她母亲连一口药也没喝上，便含恨死去。姐妹俩扑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。

母亲死后，姐妹俩相依为命。不料可恶的掳客又来抓花妮。花妮决定独自去找哥哥，把可怜的瞎妹妹托付给邻居兰英家。花妮忍饥挨冻，跋山涉水，整整步行了七百里，来到了监狱。可是她在“犯人”中没有见到哥哥，看守说他已经“死了”。她悲痛欲绝，徘徊在江边，但想到无依无靠的妹妹顺姬，不觉又犹豫起来。最后，花妮还是顺着原路赶回了家。

顺姬自姐姐走后，每天依在门口那株无穷花旁，翘首盼望姐姐归来。一天，地主家的狗腿子骗她说：“你姐姐回来了，在街上，我带你去找姐姐吧。”原来是地主婆病了；常常被一些幻觉吓得魂不附体。请来巫婆下神、念咒，说是东南方有邪气。他们做贼心虚，认定是顺姬把她母亲的阴魂招来的缘故，要去邪就得弄死顺姬。于是，狗腿子把顺姬骗到深山，推进了沟里。

花妮回到了家，却不见妹妹顺姬。她四处找寻，大声呼唤，依然不见妹妹的影子。她猜想一定是被裴地主害死了，转身便朝地主家跑去。花妮向他们要人，并愤怒地举起药罐和火炉朝地主掷去，准备与他们拚命。可惜花妮势单力薄，不

仅没打中地主，反被狗腿子打昏，送进了长工屋。

这时，当了革命军的哥哥哲勇和战友回到家乡来发动群众，路过密林的木棚子，遇上被地主扔进山沟又侥幸没死的顺姬。听说花妮被地主关在长工屋，哲勇便和战友们进村带领乡亲们歼灭了敌人，救出了花妮。

兄妹三人重逢，悲喜交集，十分激动。从此，花妮提着花篮参加革命。为让革命的鲜花开遍祖国三千里江山，走南闯北。她以卖花女为掩护，散发宣传品和传送情报，成了一名出色的女战士。

(冯剑秋)

一江春水向东流〔中国〕

上集 八年离乱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三省沦陷，日本帝国主义又窥视着关内的大好河山，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，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奋起反抗，在全国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。

热血青年张忠良在上海顺和纱厂进行抗日宣传。他的爱国热情、聪敏才华深深地获得青年女工素芬的好感。两人很快由相识到恋爱，忠良的老母亲也非常喜欢聪慧、善良的素芬。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，素芬和忠良依偎在一起，月光如银似水洒在他俩身上，两人沉醉在爱河之中。

忠良问素芬：“你知道那星星是谁？”

素芬笑着摇摇头，老实地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忠良搂紧素芬：“那颗星星就是我，你是月亮。”

素芬心头不由一阵剧烈的跳动，她头一次感到爱情竟是那么甜美、幸福。她不由把头往忠良的怀里紧紧靠去。可她又觉得自己缺少文化，配不上忠良。她像是问自己，又像是问忠良：“我会是月亮吗？”

忠良看看怀里的素芬，在她轻柔的秀发上深情一吻：“至少在我心里永远是这样想的。”忠良说着，一边从自己手上脱下一枚戒指，拉过素芬的手戴上。不久，他们结婚了。

他们的小宝宝出世之时，正逢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爆发。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拉开了。为了纪念这难忘的日子，他俩给儿子起名叫“抗生”。

上海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，浦江两岸陷入一片火海之中。张忠良参加了救护队的工作，整天忙得不归家，素芬和老母又焦急又担心。这天傍晚，素芬抱着儿子站在露台上焦灼地等着忠良回来。突然，一辆救护车开到家门口停下，只见忠良跳下车，朝家走来。素芬和母亲急忙迎上去问外面的情况。忠良告诉老母和妻子，军队正在撤离上海市区，救护队也奉命随军离沪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使素芬和母亲都惊呆了。

当晚谁都没睡。母亲忙着在灯下给忠良赶缝棉背心。素芬和忠良坐在床头，似有无数的话要说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清冷的月光洒在床前，远远传来隆隆炮声。

“今天晚上又是这样好的月亮，可是我们就要分别了，”忠良搂着素芬，轻轻地吻着她的秀发，“素芬，你记住，以后每逢月圆的晚上，我一定在想念你们。”素芬伤感不已，欲言又止，只是无声地流着泪。

第二天一早，忠良辞别母亲和妻儿，随救护队撤离了上海。一路经过南京、武汉……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忠良不幸与战友失去联系，被敌军俘虏。在押往宜昌的路上，忠良乘着夜色挣断绳索，跳进河里，躲过日军的搜寻死里逃生，一路乞讨来到重庆。当他满怀着希望到政府机关报到时，竟然遭到冷遇。无奈之下他去报考文职工作，又被人以“衣冠不整”驱赶出去。

就在张忠良报国无门，投奔无路之际，他从报纸上偶然

发现在上海宣传抗日时认识的王丽珍——顺和纱厂温经理的小姨子也在重庆。犹豫再三，他还是找上门去。王丽珍是个交际广的风流女人，在上海时她就很欣赏张忠良，见他亲自找上门来自然非常欢喜。王丽珍立即打电话给她的干爹庞董事长，要他替张忠良在大兴贸易公司安排个工作。接着她又给张忠良购置衣物，着实打扮了一番。当张忠良站到镜子前，连自己也不敢相认了——西装笔挺，皮鞋簇新，头发油光闪亮，全然是一副“上流绅士”的派头。

说是上班，实际是混日子而已。开头几天张忠良还规规矩矩准时应卯，按时下班。可不多久，他便跟着那班不务正业的同事学乖了，上班时明明已是十点半，签到簿上却签上“八点正”。办公时间无所事事，不是谈女人、打牌、搓麻将，就是看黄色书刊、聊大天。下班后，酒馆里“何日君再来”之类的靡靡之音对张忠良来说，虽然还听不太顺耳，但对王丽珍的甜言蜜语，他倒觉得句句动听。

这天晚上，王丽珍邀他到阳台上赏月。望着一轮明月，张忠良似有所感，引起王丽珍的注意。她问道：“你在想家吗？”“我早已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了。”张忠良苦笑着自嘲。

“为什么说得那么可怜？这里不也是你的家吗？”王丽珍不失时机地向张忠良频送秋波。

望着王丽珍诱人的微笑，张忠良感到一阵心荡神驰的快感，脸上像火烧似的，王丽珍紧逼一步，端出两杯酒，递给张忠良一杯。

“这种酒喝了会使人觉得轻松愉快，你有勇气喝一杯吗？”王丽珍双目充满挑逗的淫笑。

张忠良内心的欲火被王丽珍勾得越发升腾，他接过酒杯

一饮而尽：“喝酒也需要勇气吗？”随手拿过酒瓶又倒了一杯。

王丽珍发出一阵放浪的狂笑，拥着张忠良回到卧室，两人疯狂地倒在床上，搂抱成一团……

在同一个夜晚，同一个月亮下，长江尽头的上海，素芬正坐在门前，望着圆圆的月亮，一面哄着孩子睡觉，一面思念着远行的丈夫。她怎么也忘不掉忠良临行前说的话：“素芬，你记住，以后每逢月圆的晚上，我一定在想念着你们。”每每回忆到忠良的这句话，素芬心底涌起的既是辛酸又是幸福。自从忠良撤离上海后，她带着抗儿和婆婆逃难到乡下。由于公公惨遭日军杀害，婆婆差点哭瞎了眼。眼看在乡下无法度日，又回到上海靠替人洗衣服养活一家三口。素芬天天盼，夜夜想，盼的就是胜利早些到来，忠良能早日归家，一家老小团团圆圆过日子。“唉，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天亮？等到什么时候忠良才能回来啊？”想到这里，素芬忍不住泪如雨下。她曾托人给忠良带过信，可三四年过去了音信杳无，怎不令她心焦？

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……”大概只有那奔腾的江水能倾听到素芬思念亲人的满腔愁绪吧！

下集 天亮前后

张忠良自从与王丽珍勾搭之后，借助这位“抗战夫人”的手腕和交际，他平步青云，成了大兴贸易公司庞董事长的干儿子兼私人秘书，在商界、政坛混得得心应手，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，整天不是在酒宴上觥筹交错，就是在舞会上翩翩起舞。一旦有人给他送来两封远方来信。信封破烂不堪，显然已在路上走了许久。他拆开一看，信尾“母字，素芬、抗儿同泣叩”几个字映入眼帘，他心里一阵激动，正想细看信

的内容，王丽珍过来盘问，他忙搪塞说是有人向他借钱。说着他装出不屑理睬的样子，把信撕得粉碎，扔到窗外。素芬与母亲流着泪写给他的信，就这么飘落在窗外的江面上，顺流而下……

上海被日军占领后，素芬带着抗儿和婆婆住进难民收容所。可没住几天，难民所被日军司令部征用，她们在刺刀的威逼下流落街头。望着满目疮痍的街市，素芬陷入了绝境。最后，素芬带着抗儿，搀扶着婆婆，总算在郊外找到一间破屋栖身。为了维持生计，素芬不得不冒险贩米进城换点钱。年老多病的婆婆也穿上夹带着大米的“背心”加入到贩米的行列中。

这一天，素芬等人背着大米走近封锁线，天色已近黄昏，两个日本兵横抢挡住了他们，吆喝着：“不许走！不许走！”大米被日本兵搜出，他们像发了疯的野兽，把素芬和所有贩米的人统统赶到冰冷的水沟里惩罚。

深秋的夜晚特别寒冷，众人站在冰冷的水里冻得牙齿直打颤。抗儿冷得受不了，哭着，喊着：“妈，我冷，我冷……”奶奶摸着抗儿身上的湿衣，老泪横流，她用手臂围着孙儿，把脸紧贴在他背上。素芬多么盼望忠良这时来解救她们啊。她仍记着忠良说过的话：“等我们打了胜仗，做一个一等国的大国民，那不是比现在还要幸福吗！”想到这些，素芬似乎有了力量，她把抗儿抱得更紧，偎着抗儿的脸颊，就像依偎着她想象中的忠良一样……

黑夜漫漫，人们都在盼着“天亮”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天终于亮了。

胜利了！庞董事长这些靠发“国难财”致富的奸商又迫

不及待地飞回上海去“接收”。张忠良当然也不会错过如此好的机会，他要王丽珍先留在重庆，等他在上海捞一票之后再来接她。王丽珍虽说不愿意，但碍于庞董事长的面子，不得不让张忠良先飞上海。

到了上海，张忠良不仅“接收”了汉奸温经理的顺和纱厂，同时还“接受”了温经理的太太何文艳，使她成了他的“接收夫人”。趾高气扬的张忠良此刻心里哪里还有结发之妻素芬呢？

就在这些日子里，素芬正望眼欲穿地盼着丈夫回来。在明月高挂的夜晚，她又坐在月光下倾吐衷曲：“忠良，你回来，你快回来吧！”她仿佛看见忠良在向她走来——他依然那么英俊朴实，像一座山似地站立在她的眼前，“啊，忠良，你可怜的素芬，像一只在大风大雨里受了伤的小鸟，她快要飞不动了，她就要掉下来了……”

素芬得不到忠良的消息仍不死心，仍旧不断给他写信。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，每天只能以稀粥糊口。最后，连寄信的邮费也付不起了。无奈之下，素芬征得婆婆的同意，经荐头店介绍到温公馆帮佣。

在温公馆，素芬只见过太太何文艳，却没看到过公馆男主人，当然更不知现在的“主人”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张忠良。素芬听厨房里的胖师傅说，何太太只是主人的“接收夫人”，他在重庆娶的“抗战夫人”也快要到上海来了。不多日，果见“抗战夫人”王丽珍寻来了。两位“夫人”虽然是表姐妹，但为了占有一个正红得发紫且又腰缠万贯的“丈夫”，她俩之间难免争风吃醋。最终“接收”的闹不过“抗战”的，退却下来，于是王丽珍俨然成了温公馆的女主人。

“双十节”那日，张忠良在公馆举行鸡尾酒会，一则为他的“抗战夫人”王丽珍洗尘，二则款待上海商界、政坛要人，以便日后更有发展。素芬这天也被留下帮着服伺贵客。舞会开始了，王丽珍在众人的起哄下跳起了西班牙舞，她放肆的舞姿引得宾客一片狂呼乱叫，有人叫嚷要张忠良、王丽珍再来一支“探戈”。这时，托着饮料盘进来的素芬听到“张忠良”三字不由一楞！

张忠良、王丽珍在众人的怪叫声中步入舞池。素芬看清了温公馆的“主人”竟是她一家老小日夜思念了八年之久的忠良！她一失神，饮料盘翻倒在地。

张忠良认出了这个女佣正是自己的结发妻子素芬，他浑身的血仿佛凝住了似的，楞楞地望着她。王丽珍立即觉察张忠良与这个女人的关系不一般，便冲上前横眉怒目质问张忠良：“她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说！”

张忠良急得满头大汗，吱吱唔唔什么也说不出。

何文艳气急败坏地斥骂素芬不该出她的洋相。她见素芬一脸惊恐失常，便想草草收场，吩咐佣人收拾东西。

“不！”泼辣的王丽珍非要问个水落石出，她恶狠狠地逼问素芬：“他到底是你什么人？快说！”

“他……”素芬哭着，抬头望望张忠良，满目含情地说：“他……他是我的丈夫！”顿时客厅里乱成一团。

素芬镇静下来，望着张忠良，悲戚地告诉众人：“我不诬赖人，忠良是我的丈夫，我们结婚已经十年，我们的孩子已经九岁了。”

王丽珍、何文艳这两位“夫人”听素芬如此一说，气得发了疯似地往楼上跑去，王丽珍还大哭大闹要“杀人”。张忠

良赶紧追上去，追到楼梯半腰又转回身来奔到素芬身边，他恼羞成怒，感到素芬在众人面前丢了他的脸，责问她：“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”

素芬被他这么一问反而清醒了，这不再是从前忠良的声音，看到的是一张冷酷无情的嘴脸。素芬撑起身，决然地说：“我走……我走！”说着她愤然奔出客厅。张忠良怕出事想追上去，却被何文艳等人拦住。

素芬在街上徘徊了一夜，强忍悲痛回到家里。抗儿告诉她，二叔从解放区来信了。她读着信，想到忠良的所作所为，又忍不住恸哭起来。婆婆问清原委，她简直难以相信：“不会的！忠良是我一手抚养长大的……”他在什么地方？你带我马上去找他！”

张忠良在楼下客厅里见到病弱的老母带着妻儿上门问罪，无言以对，嗫嚅着：“我还以为你们不在人世了……”

王丽珍闻讯从楼上冲下来，逼张忠良立即和素芬离婚，不然就“死给你看！”张忠良无所适从，忙不迭地向王丽珍求饶。母亲终于认清了这个逆子的大逆不道，她绝望了。素芬哭着冲出门去，抗儿紧紧追上去。

母子俩来到黄浦江边。素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她决定以死控诉这不公平、不合理的黑社会。素芬借口支开儿子。当抗儿买回两只烧饼回到江边时，只听路人大叫“有人跳江啦！”他四处寻找妈妈，却不见妈妈的身影。

灰暗的江面上漂浮着一缕头发，那是妈妈啊！可谁来救她呢？一眨眼功夫，江面恢复平静，再也见不到什么。

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只有这川流不息的江水，呜咽着为这位纯朴善良的女性鸣冤叫屈……

大河流淌〔美国〕

美国的蒙大拿州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，名叫大黑足河。那里风光旖旎，气候宜人，河中鱼儿众多，是钓鱼最理想的场所。当地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到岸边垂钓。不仅钓到的鱼可以美餐一顿，钓鱼者还可以交流钓术，融洽感情。

当地的牧师麦克莱恩夫妇生了两个男孩：大的名叫诺曼，小的名叫保罗。父亲在家对他们管教很严，教导儿子们要虔诚地信奉基督教长老会的教义。他也酷爱钓鱼，总带诺曼和保罗一同前往。一到河边，平日总板面孔的爸爸一反常态，变得轻松活泼，不厌其烦地教导他的儿子们怎样钓鱼，好像一个耐心的教师在教导低年级学生一样。后来长大的诺曼常说：“宗教和钓鱼之间在我们家中没有明显的分水岭。”

兄弟俩从小就有不同的志趣：哥哥诺曼想长大了从事林业，弟弟保罗则一心想长大了当一名救生员。他们逐渐长大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。但他们俩比以往更加热爱钓鱼，也只有在河边钓鱼时兄弟俩才有见面的机会。后来，哥哥诺曼离家到达特茅斯大学去学习英语专业，弟弟保罗则到当地一家报馆当记者。

经过六年学习，诺曼大学毕业回到家里。他到报馆去探望保罗。他发现弟弟已染上酗酒恶习，十分震惊。两兄弟虽然无言以对，但还是约好过几天一起到河边去钓鱼，可以旧